

恋人 以悲伤 为食

冯天 (著)



NEVER MORE

长江文艺出版社
CHANG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恋人
以悲伤
为食

冯天__著

Never More

目次
CONTENT



<i>Chapter 01</i>	011
<i>Chapter 02</i>	027
<i>Chapter 03</i>	043
<i>Chapter 04</i>	059
<i>Chapter 05</i>	075
<i>Chapter 06</i>	091
<i>Chapter 07</i>	107
<i>Chapter 08</i>	123
<i>Chapter 09</i>	141
<i>Chapter 10</i>	157
<i>Chapter 11</i>	173
<i>Chapter 12</i>	193



恋人
以悲伤
为食

冯天__著

Never More



© ZUI 2014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 长江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图书中心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送给
名字是五画和十二画的
两个人

目次

CONTENT



Chapter 01.....011

Chapter 02.....027

Chapter 03.....043

Chapter 04.....059

Chapter 05.....075

Chapter 06.....091

Chapter 07.....107

Chapter 08.....123

Chapter 09.....141

Chapter 10.....157

Chapter 11.....173

Chapter 12.....193



狠心人童话

文 / 消失宾妮

先说说他人。

我一直觉得，宠物性格像主人。

冯天养了只小猫，叫飞机。我有一只大猫，叫牛奶。有阵子他去泰国一个月，在长沙他四下无亲，就把猫寄养在我家。我给牛奶买过一个一米高的三层大笼，但早已不用，家里由它信步山河。但是飞机一来，先选了笼子往里躲，不愿意出来。

以为是怕生，猫么，三天以后见本性。但冯天去了泰国一个月，飞机在我家客居，终日躲躲藏藏。然而，有几个夜晚，我妈看完电视在沙发睡着，在黑暗里看见一个灰不溜秋的影子，以极快的速度自由来去，才知道飞机到夜晚就将自己放出来感受下世界。

我爸妈极爱小动物，我也是，但我们都没经历过这么不亲人的猫。他回来以后，来我家接猫，我就问他，它黏你吗？他说，非常非常。

我认识他不算长，四年有余。他参加公司的文学比赛，一直到入围最终我才知道他，还是因为他来跟我说，他是我一个朋友的同寝。最后熟得四仰八叉，深夜会在城市徘徊寻夜宵，也不是因为回长沙老找他喝酒。觉得这个人有趣，是因为和其他朋友约着去吃日本料理，吃寿喜锅的时候，他不爱说话，就一个人暗暗张罗完其他人要干的事。

不是那种顾及场面的张罗，还谈笑风生什么的，完全不是。

他挽起袖子，干练地把桌面上需要调节的，酱汁、鸡蛋清与牛肉，分配，等等，全部一撒手干完，又不动声色坐回去。过程中聊得正欢的我们试图起身搭把手，他都像是黑道老大似的，正襟危坐，说：“你们不要动。”

他就这种视照顾人为己命的性格。每次出门，爱买单，爱替人排队，爱先去打探。拦都拦不住。

但我们真正熟起来，还是开始聊小说。从彼此的，聊到我们喜欢的。他喜欢阴谋论，对，我也喜欢。阿加莎是他的女神，我倒没有最爱的侦探小说家，可我喜欢阴谋。于是，可能他是我第一个势均力敌两人会去讨论一个阴谋的可行性的朋友。然而说到阴谋，这还不够，也许但凡研究侦探小说、计谋的人，最后也会对小说里的技巧心照不宣——有多少故事藏于叙述，有多少又是真的赢在视角。

有一段日子，我们常出去刷电影，其中一次看的是剪辑版的《赛德克巴莱》，我们若有一点嫌弃，就是觉得这在阴谋论的脑子里，大概有了情怀，却不构成一个英雄该有的智力博弈。

我们那么期待，一个能从智商上碾压我们的故事，或者阴谋。

那时候我们去长沙一家新影院，没什么人。整块屏幕大概就我们俩分享。他又从楼下提了大概四个人都能吃到死的鸭脖子量，执意要在这超长电影里解闷。我真的服了他。

再说他的文。

《恋人以悲伤为食》之前，他在写另一本书，这本书没有出版，因为没有写完。其中我帮他看过几次，他写稿方式跟我不同，我按时间顺序，前面理顺了才写后面。而他可以列好大纲，分场写，再调节。那之前一本书是公司的一个系列里的其中一作，时间有限。他是到临近截稿时，忽然有天半夜找到我，对我说：“我得垮掉这个项目了。”

我问：“为什么？”

“我觉得不对。写不出来。”

他那一刻的样子，虽然没在面对面跟他聊，但也想象得出来。应该像他那只不亲近人的猫咪飞机，把自己关在笼子里的样子，一脸肃穆的惶恐，又闷在心里什么都不说。

他一直一直有一个关在笼子里的自己，只放给他的小说。

也许因为压着太久，后来就有了《恋人以悲伤为食》。起初我不知道他要写什么故事，但我一直认为，其实他是不适合写校园恋爱的。并不是因为他没那个激情和经历，而是因为他身上天性有种较之别人的“冷”。他相信阴谋，而不是爱情。他写爱情，最后都属于阴谋。我曾经跟他打趣，他是有东野圭吾那种冷静且设计力的人的，未来路漫漫，他也许会变成下一个东野。但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东野圭吾的故事，阴谋都在守护一个东西，非常温暖。但他是反的，他是那个相信世界上美好事物都会被真正毁之于炬的人。

而那个“炬”，作为他的审美，他会希望是个特别美丽的“阴谋”，或者特别精致的“谎言”。

所以他写下了这么一个复杂的故事。

不要被我的话吓坏了。

这个故事不恐怖，虽然它忧伤。他其实是以一个愉悦轻松的笔调，轻巧地讲述了许多种感情的姿态，但却不动声色地，慢慢沉下来，以至于你忽然就发现，这么一个美妙轻盈的故事，最终，居然带你潜入了那么深的唏嘘中。

它有很多明艳动人的风趣，让人心悸的克制，虽然也有，那一把最终毁灭的火焰。当然，还有许多奇技淫巧，用了这么一个不好的词，其实是为了夸张一下，他是多么用心的编排一个故事，去排列时间、组装这串复杂人生里的每一步。

拿到全稿，我应该是第一个读完的读者。读完之后，我心戚戚。我觉得很好，也只想告诉他很好。然后一大片哽咽在喉。我甚至没告诉他，我在这些人物里感受到他下笔的力度的轻巧与从容。这会让我想起，那

只寄居在我家，夜里终于放出自己奔跑的灰色猫咪。

但不一样的是，他终于在白天尽情奔跑。

最后，因为故事的复杂，容纳性之大，在阅读最初六章的那段岁月里，我曾经问他：“这么复杂的故事，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我记得，那时他回答我——

“我就想写，经营一段感情需要许多人、许多时间、许多年。但毁掉只用一瞬间。”

但其实，这么多年，我倒是一直觉得，每一个狠心人心底，藏着的都是太多被辜负的深情。我懂。我想，你也会懂。



Never More
Chapter 01



恋人
以悲伤
为食

卢甜 (17岁)

四年前

☆☆☆☆☆☆

天赋是一种很不公平的东西。好像是在领先发令枪之前先跑完了大部分的路程，每次剩余下无关痛痒的位置，给平庸的人去争夺这样残忍的事实。

卢甜的眼睛盯着在男子四百米跑比赛中摇摇领先的曾满时，心里不由得感叹道。

十二个田径比赛项目的第一名，并且每一次都要刷新校运会纪录。从他身上不断更新的数据盖过了塑胶操场上的喧闹，像一股黑烟尾随在他的身后，呛得在后面追赶他的人眼红鼻酸。

“似乎也有点过分了……”卢甜听到周围乍起一阵欢呼——他又是第一个撞线，比去年的纪录足足快了2秒。

再这样下去，校方会取消男生的比赛项目吧；请留给大家一条活路好吗；听很多体训生学长说，晚上经常做噩梦梦到你。这些话都憋在卢甜的嘴里，直到她看见曾满轻车熟路地爬上观礼台坐在自己身边，身体自然反应地往旁边挪，拉开了一段距离。曾满田径鞋前脚掌的钢钉踩在水泥阶梯上，划出轻微的声音。

“那个，结果是正确的吗？”曾满撸起袖子问卢甜，眼睛却盯着刚刚登

出他纪录的大显示器。

“有0.35秒的误差。”卢甜合起了手上的《算术研究》回答道，“不过对于公立学校来说，秒表的精准程度是足够了。”她用指甲刮着封面烫金处的字体，“你还想怎样。”

“反正大家需要的只是传奇人物，而不是怪物。这样的事不用去强求对吧……”曾满学起卢甜惯用口气自顾自地接起话，“我走了，还有下一个项目……这个东西还没来得及吃就跑完了，给你好了。”他从短裤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塞在卢甜手上，便蹦跳着空踩着阶梯离开。

混着对方汗水的糖纸包装黏在手上，卢甜把它握在手里又松开。

1克重量，300卡路里，果然是只有男生才敢吃的高热量食物。这组数据从她手心里跳出来后被捏碎，卢甜径直把糖扔进了旁边的垃圾篓里。

“真是惹人讨厌的家伙。”她心想。

卢甜在图书馆里待到了闭馆，又借了本《曲线和曲面的微分几何》带回家去看。不敢多借，怕爸妈看到背包比出门时变鼓后，又要唠叨个半天。秋天的夜晚沁凉，碎裂的星星的天空中凌乱，晃得人眼睛疼。卢甜喜欢走偏僻的小路回家，有时候甚至会特意躲过了高峰期才回去，自然也没有女生必备的一起回家的好友。

年级前一百名这样安全的位置，不会醒目也不会让人操心成绩。女生里很少长得非常干净的脸，也因为戴着十分老气的大黑框眼镜而让人习惯性忽略。一天到晚总是套着校服，不会像其女生一样在课间躲去洗手间换上自己的衣服，千方百计地靠不同的饰品来标榜独特。卢甜希望自己是一个混杂在芸芸人海、不被辨认的小角色。

但是安静很快就被一串尖涩的机车鸣笛声给打破了。一个人蛇形骑着电瓶车从远处过来，卢甜略微望了一眼，便迅速地把自已埋进路灯照不透的树影下。

又遇见了。

曾满还是看到了她，神经大条得没有察觉到她根本不想有类似“碰了面就该大声打招呼”的想法。曾满把电瓶车停在路灯下，对着快要蹲到草丛里

的卢甜喊：“喂，快过来。”被识破的卢甜只好黑着脸走过去了。

“我让裁判组重新算了平均数，补回了0.3秒的误差。”

卢甜看着一米八个头的运动型男生压在一辆破旧不堪的电瓶车上，讲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来显示他的斤斤计较，心里无奈地摇头。怪不得虽然他在学校女生当中人气极高，却在男生里面恶评不断。嫉妒的成分只占小部分，剩下的比例全是因为让人没有好感的性格。

“虽然只有0.3秒，但是奖金的额度却翻了一倍，所以很谢谢你。”

或许是提到了奖金的缘故，卢甜觉得这样的感谢并非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觉得如果对方会提出请客吃饭的想法，自己应该说点比较不生硬的话来婉拒。

“这次又多亏了你，那么再见了。”曾满说完便骑着车走了，留下了愣在原地的女生。

她对曾满的讨厌度似乎又加深了一点。

回到家里已经快八点了，父母刚吃完了饭围坐在客厅看电视，让卢甜自己去热菜。电视里放着婆媳小姑三方乱斗的电视剧，卢甜把菜放进微波炉里调好，便靠在厨房门上听电视机的声音，直到传来综艺节目开始的声音，饭菜才热好。

电视里的主持人在五分钟内说了三个笑话，虽然有一个很冷……主持人真是一个辛苦的职业，在不到一个小时的节目里要不停地逗电视机前几百万的观众发笑。虽然自己并不觉得好笑，但，那也算是天赋这类的东西吧。

卢甜想，就像自己一样，自己擅长的是看见各类数据的天赋。

母亲起身喝水，看到了在厨房门口发呆的卢甜，便用眼神示意了一下拿着遥控器继续换台的丈夫——属于夫妻间特有的默契传递了过去。

“学校今天不是开运动会吗？你怎么也这么晚回来，又去图书馆了？”父亲是同一所学校的生物老师，是一个能变相监督的家长。

“中午吃饭的时候，其他同事都在抱怨女儿天天看些爱得死去活来的韩剧，我倒是省了这份心，不用去偷偷翻女儿的微信来遏止早恋的苗头。”母亲是护士长，口气向来是严肃多于温柔，见女儿不应答便继续说着，“我有